



给生命留白

□ 杨德振

人 生

社 会

应邀去广州艺术博物院参加一位著名画家举办的山水画展,在金碧辉煌的展览大厅里,我仔细欣赏着这位画家的山水画。他的山水画有的泼墨如云,大开大合,壮丽瑰异,气势雄阔;有的水晕墨章,浅绛山水,或小桥流水,或大漠孤烟,一片静谧和荒凉。我仔细观察,还发现一个独特而有趣的现象:他的每一幅作品几乎毫无二致地留出大量的空白地方,虚实疏密,恰到好处。我问另一位画家朋友:“此留大量空白所为何意?”这位画家朋友告诉我:“留白是一个杰出画区分于普通画家的最重要的艺术分水岭和审美高下标尺,很多画家处理得不好,要么画面实景铺得满满的,看似丰富饱满,实则过了,无美感可言;有的留白留得不是地方,影响了艺术感染力和气势效果,留下遗憾。正确的留白,可以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让艺术作品产生无限的张力和吸引力……”他的话,一下子让我茅塞顿开,感悟良多。

绘画艺术需要这种“留白”空间,宝贵的生命何尝不需要这样的“留白”呢?

我突然想起去年此季节,一位当律师的朋友,由于每天把自己的行程排得满满的、精神绷得紧紧的,最终生命停摆

在43岁的年龄上。想一想,他在去世的前几天还到过我的办公室喝茶,眉飞色舞地大谈人生的下一个宏伟计划和手头上正紧锣密鼓准备的各项工作。我当时关切地说:“你不要太劳累,悠着点!”谁知他说:“没事,我早晚坚持体育锻炼呢!”我说:“主动锻炼和主动休息不是一回事,锻炼是激活细胞,而休息是让细胞休眠,蓄能凝神,功用不一样,不能用锻炼代替休息。”他不以为然,认为长达数年的“连轴转”后已形成自己的处事风格和生活习惯,挺好的,无须调整。没想到,透支的健康,终于以宝贵的生命作抵押,英年早逝,真是惋惜!

古人云:“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生命需要丰富多彩,需要拼搏进取,也可以饱满豪迈,意气风发。但是,做人做事千万不能过度超限,不能无节制地“耗尽油灯”。应适当给生命留出一点空白,固本培元,凝神聚气,这是生命本身的需求,如同高明的画家“留白”一样,蕴藏着一种高超的艺术处理智慧。

留白,是画家的艺术,也是每一个人生命的艺术。诸如金钱、荣誉、地位、志向、家庭、职称、权力、房子、车子等,都是可以再生的,唯有生命不可复制、不可重

来,折断了就形同“一次性永远摊销完毕”,孰重孰轻,相信每个人心中自会有答案。

给生命留白,既要有淡然看待人生的一切得失成败的心态,又要有荣辱不惊、笑看庭前花开花落的从容不迫的定力,还要有不盲从、知足常乐、知止惜福的情怀。不要被世俗的物质功利所裹挟,疲于奔命,忙于应付,工于各种算计。要超然于物外,享受生命本该拥有的一份恬淡心情和安逸时光,在独处或闲暇中细细品味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曼妙。

留白与虚度人生、浪费光阴是两回事。留白是有张有弛、有密有疏的奋斗方式,不是叫人耽于享受和享乐、不思进取。留白的方式很多,例如,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静心聆听一段美妙的音乐,心无旁骛地阅读一本书,慵懒地睡一个长觉,与家人畅快交谈和享受美食,约三五知己品茗交谈,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像行云流水般潇洒自然,不急不缓,虚实相间,恰到好处。总之,希望大家别把生命之弓绷得太紧。善待自己,留有余地,让生命保持鲜活、丰沛和长久,这才是人生最终极的真正的成功。

——摘自《广州日报》

点 滴

辨冤

□ 五马山麓

宋代的钱若水,因仁孝知名,以诚待人,襟怀坦荡。他担任同州推官,主管司法行政。他的一位同僚曾经向一富翁借钱,富翁知道,这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没借。不久,富人家的一个女仆逃亡,这个同僚就唆使女仆的父母,状告富家父子杀人掩尸。一顿棍子下来,富家父子屈打成招,被判死罪。

钱若水觉得疑点太多,把案子压了下来。同僚找上门来,冲他一顿乱骂,说他和富家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钱若水笑笑说:“这一刀下去,几个人都要人头落地,我再仔细看看好不好?”

后来,钱若水悄悄派人找到逃亡的女仆,把案子移到知州大人手上,一桩冤假错案,就此平反。知州当堂解除枷锁,富翁一家号啕大哭,叩头不断,感恩戴德。知州受不了,就说:“不是我救了你家,是钱推官。”富豪一家去拜见钱若水,钱若水闭门不见,传话说:“是知州大人明察秋毫,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富豪一家绕墙痛哭,久久不去。

后来,知州大人要给钱若水请功,钱若水摇头摆手:“大人,我只想不冤杀无辜,这是本分,从没想到过要立功升官。”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钱若水辨冤。

——摘自《领导文萃》



缝铜人生

□ 段奇清

人 生

他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不堪生活的重负,不久也撒手人寰。他不得不来到北京,和做铜匠的爷爷一起度日。爷爷一边教他识字,一边教他铜匠手艺。

凭着一股不屈的倔劲,他10岁时,便熟练地掌握了祖传的24样、72种、136道独门绝技。他以比同龄人硬朗得多的双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

怀着对生活的憧憬和向往,通过勤劳的双手,他将对美好的追求,钉铜在自己以及他人的心中。比如,遇到一个破损的酒杯,他便在杯口铜上一朵荷花,在杯外铜上几条游鱼,这样,对“年年有余”的憧憬向往,就盛开、游弋在人们的心间。又如面对一个损坏的装水的碗或盘,他在其破损处铜上一条跃动的鱼,便意味着碗或盘的主人未来的日子会“如鱼得水”;或者在其破损处铜一只蝙蝠,象征着“福从天降”……

他不惜花费成本,在制作铜钉时,在黄铜中添加1/10的黄金,使得铜钉的延展性更好,不会生锈。就这样,一些破碎的物品,由于他的匠心独运,残缺变成一种美,化作人间最美好的祝福。

他就是1955年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的王振海。

一个个美好的期盼和祝福,无不倾注

着他的全部心血。王振海曾遇到一个北宋时期的碗,碎成了100多片,几乎所有的铜匠都认为这无法修好了,王振海却一定要让其再显美于人间。他先是“找碴”,将100多片碴按大小、形状分类。接下来是对接碎片,然后,用绳子反复扎紧,再用弓子和金刚钻沿着裂缝两边钻出2/3深度的小孔。这时,在掺金的铜板上,先是剪下2毫米宽的直条,然后把直条剪成一个个菱形;根据两孔之间的距离,将菱形的铜片做成相应大小的花钉,一一铜上。他在瓷器上留下对世界的爱,留下一颗惜物的心,以及不懈追求的印记。

50多年来,王振海以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铜了将近10万件作品。其中较为传奇的一件是“七合盏”,它由5个朝代的6片碎瓷组成。虽说是碎瓷组合成的,却严丝密合,滴水不漏,精美无比,世上仅有。

日子如瓷器,由于它的易碎性,生活有时会碎裂成一块一块困厄和不幸。但只要敢于对困苦“找碴”、挑战,本着一颗如金刚钻一般坚毅的心,就能将这瓷器碎片般的日子,缝铜得朴实厚重、超然脱俗,在给世界一份美好的同时,也让自己拥有不凡的人生。

——摘自《读者》

打开一本书的钥匙

□ 和菜头

第一次读《老人与海》,我并不喜欢这个故事。当时我还是个孩子,那不是我想看的故事。孩子喜欢闪闪发光的英雄,他们带着荣耀和战果来到故事的尾声。《老人与海》的结尾却什么都没有,甚至让人觉得那不过是一场梦。然而大人们都说这本书好,这让我感到痛苦。

欣赏文学作品存在门槛:我把《老人与海》当作故事来读的时候,它于我而言是个糟糕的故事;等我过了那道门槛,把《老人与海》当作隐喻来读的时候,我能清晰地觉察到海明威想要说什么。在阅读中,最困难的事情是在隐喻和本体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这个联系,就是“开门”的钥匙。

人们谈到希腊神话英雄阿喀琉斯之死时说:只能怪阿喀琉斯的脚后跟没有浸到神水,不然别人根本无法杀死他。

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初读《老人与海》的自己。那时候,我想说的话估计也类似:只能怪老头没有弄一条大船,只能怪老头不懂炸鱼的技巧,只能怪老头……就像做科学实验那样,对一个故事进行技术细节和可操作方案的分析,对于故事的真正寓意却毫无知觉。

阿喀琉斯作为无敌的英雄,需要一个致命弱点。这不是他母亲给他洗澡的方式需要改进的问题,而是必然如此。正如北欧神话里,英雄西古尔德用龙血沐浴,一定会有一片树叶落在他的肩膀上,让那里成为他的致命弱点——这和沐浴方式没关系。

一个人无论多么孔武有力,英雄盖世,他总有致命弱点——这才是这些故事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重点不在于为什么不去弥补和遮盖弱点,而是生而为人就一定有弱点,有弱点就一定会遭受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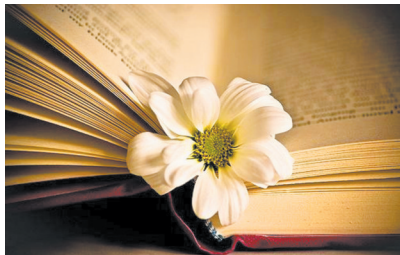
所谓阅读理解能力就是这么一回事。看故事的“看”流于表面,读书的“读”则深入文本之中,挖掘出故事背后的寓意。欣赏文学作品的门槛,就在于一个人需要从“看”进化为“读”。

《老人与海》里,真正的主角并不是老人;而是让他衰老,让他疲惫,让他贫困,让他等待84天却一无所获,让他看到从未见过的巨大马林鱼也看到了希望,让他遭受鲨鱼围攻一夜之间失去所有,让他的大鱼变成嶙峋白骨的命运之手。这当然是个好故事,货真价实的好故事。

我在40岁之后重读《老人与海》,又看到一点不同的东西:没有人能证明海上发生的一切,证明存在过如此巨大而美丽的马林鱼,证明曾经发生过那些惊险激烈的搏斗。人生中有许多这样的时刻,没有人见证你的努力和付出,于是你活在旁人的猜忌和嘲笑之中,并且没有人可以倾诉,甚至也无从说起。在很大程度上,这可能才是人生的常态。

但你依然可以梦见狮子。

——摘自《人才资源开发》



■ 赐稿邮箱:dtwbzl@163.com